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鄧峯真隱漫錄卷二十七

至九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李如筠

主事<sub>臣</sub>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sub>臣</sub>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沈孫璉

膳錄監生<sub>臣</sub>徐元鼎

欽定四庫全書

鄧峯真隱漫錄卷三十七

宋 史浩 撰

啓

餘姚尉到任謝提刑秦啓

卑官初效敢辭五斗之微大度兼容幸處二天之下退  
惟孤蹤殆有宿緣慰在心宵喜見顏色竊以自昔得君  
而行道類能擇士以成功季世以還茲風漸息天吏有

玉石俱焚之患宗伯負聖愚同滯之名惟聖朝委任之  
盡公故仕路升沈之不濫秉鈞造化師臣可比商阿衡  
攬轡澄清監司有若范孟博領袖之儒既進衣冠之氣  
復伸遂俾駑材獲依燕厦茲蓋伏遇某官先生業隆濟  
世道茂佐王懿師友之淵源偉風姿之閑雅氣凌雲而  
詞吐鳳壓桂籍以登仙鹽煮海而茶摘山擁星輶而裕  
國茲膺妙簡就領平反制百姓於刑之中輔一人好生  
之德行提金印入亞槐庭故於揚清激濁之辰已有登

明選公之量來依使節宜有賢人如某者拙直無堪迂  
疎弗顧南宮較藝偶參八士之間東邑執鞭正處百寮  
之底負郭初無於二頃倚門幸有於偏親張願待哺者  
指殆盈千需次及瓜者歲幾踰五頃備員於海嶠實稟  
命於使臺既獲具於春炊遂免傾於溝壑銜恩已厚論  
報何賒豈期萍梗之來又託雲天之託贊見方隨於僚  
屬階升已齒於姓名顧微賤之不遺知并包之有素果  
容視職以試微勞其敢不求所未聞脩其可願甄陶甚

邇難忘借便之風雲頂踵未衰盡是酬恩之日月

請曹監務惠詩卷啓

巨軸雲天卷千軍之筆陣寒閭蓬華起萬丈之文光望  
外得之顏間喜見恭惟某官英林獨步藝圃孤芳清淨  
一言雅得蓋公之道雍容八斗遠追子建之才雖希驚  
領虎額之功名綽有蘭臺石渠之標致高軒屢過賤士  
不遺賸傾珠玉之珍來寵茅茨之下伏念某錢神影遁  
瘡鬼鼎來久乖珠履之游徒使韋編之絕遺我錦繡段

固知何以報之長留天地間敢不謹其藏也其為感幸  
罔既數陳

謝王承務惠詩啓

浮馨清香久傳舜水擲金高作不減台山誦也知珍貴  
之甚寵某人詞場老驥文海脩鯨窮當益堅學而不厭  
自衣冠之南渡聞杖履之東游蓬甕是居齏鹽不飽紉春  
蘭而為佩茹秋菊以療饑故紛然獨富於簡編而穆若  
見遺於珠玉一字必有法已踰衮繡之榮十襲謹所藏

愧乏瓊瑤之報其為欣感莫究頌言

謝秦提刑舉關陞啓

駸步踵門排蒿藜而驚聽薦詞溢目煥星斗以生光惟  
不間孤危落莫之人乃所謂慷慨特達之士幸既踰於  
初望感尤切於中扁竊以環連六七州碁列數十縣吏  
既繁於稱職章乃拘於定員部使者雖急於揆揚門弟  
子或先於權要自非識足以破流俗之見德可以追古  
人之公則何以遽越常情首甄寒士如某者愚無足論



志或可憐聯袂橫經困齏鹽於庠序悲吟擁鼻敝雕篆  
於詞章矯矯亢亢而窮靡能違吁吁坦坦而巧不可冀  
幾無成於畫虎偶見取於彈蠅猥取下僚敢矜薄伎灰  
心已久燭已甚明豈謂上陳之博招先於衆人之不及  
顧簡編莫究難當該洽之稱曾箠楚未辭有媿嚴明之  
譽茲蓋伏遇某官先生丈中之虎人中之龍乘輅為道  
路平反推轂以羣材自任遂先當路賜一言華袞之褒致  
使微人增九鼎泰山之重某敢不脩其可願益所不能

已親鳳麟喜慶風雲有便誓圖犬馬答酬鈞冶無私

母生日謝惠詩詞啓

綵服供歡方介萱堂之壽錦囊拜貺遽增節屋之光不  
圖菽水之窮居乃獲珠璣之重寶親顏益悅子道為榮感  
佩之深敷宣莫既

謝秦提舉轉求舉剡啓

薦章闕一幾廢前功吏考及三曲蒙再造非繫君子有  
成人之美曷使小人遂無厭之求揣分已踰捫心知感

伏念其羈窮有素樸拙無堪為儒不信其誤身謂士當  
逢於知己自處執鞭之列已叨推轂之恩比及三年未成  
一簣故靡嫌於再瀆祈收效於垂成軫念孤寒謂求而  
不得者有矣果推特達乃乞諸其鄰而與之遂令滿罷  
之間獲有關陞之望茲蓋伏遇某官先生真儒氣象大  
治範模以士之不達為已憂以道之將行為已任燕雀  
既依於大廈江海以萃於百川眷比萍蹤殆終瓜戍辱  
袞袞之引重致鶚薦之鼎來求寶劔於得玉之餘皆曰

一之為甚欲熊掌於取魚之後豈意二者得兼顧茲成就之功實出始終之賜某敢不益堅素履深冀丹衷期收末路之功名用答洪私之造化

謝李運使舉改官啓

效官無狀久記二天論薦有文遽叨一鶚賜惟特達心實感銘伏念某陋巷窮生窮途漫仕自塵末第每困長貧雪案螢囊雖望古人之挾策蒼顏鶴髮未酬慈母之倚門勉圖寸進之階愧乏三書之贄豈謂義高忽賜褒

章出自不求是為真賞茲蓋伏遇某官先生儒林宗匠  
仕路楷模惟華要之踐揚以退恬為持守雅被廟堂之  
眷遂膺漕輓之權曾不及期以聞報最爰寵蕃宣之寄  
載頌愷悌之良茂養功名將登樞近雖匹夫之弗獲亦  
一字以為榮致此孱愚誤蒙收錄某敢不益脩士檢謹  
守官箴期收後效之尋常用答洪私之萬一

謝曹知府轉求舉刺啓

飛章一上已叨羽翼之恩賜袞再臨更出齒牙之論惟

曲懷於成就故倍費於陶鎔揣已何能捫心知感竊以  
昔者上臣之事主何脩何營在乎直道而薦賢不進不  
已季世以往茲風遂凋一償權寵之干求不恤人材之  
用否此惟聊爾彼亦藐然故於晚節末路之間罕有酬  
德歸恩之意不圖今日乃遇古人伏念甕牖寒生箕裘  
薄伎艱難險阻固已備嘗歷落嶽嶠亦復可笑自效官  
於下邑期盡力於公家彼怙勢以私沾此緣情而私謁  
每有剗蠹鋤根之志曾無投鼠忌器之思既仇怨之蜩

生宜謗訾之蜂起雖事無株柢雀角之訟不興而言或  
波流虎市之疑未免自非識高一世明燭四方曷使孤  
蹤尚依洪造匿瑕藏垢既許過之不彰吹枯噓生又使  
仕之必進顧茲幸會殆有宿緣茲蓋伏遇某官先生材  
大有容德尊無玷霄中之鑑若止水天下之事無全牛  
自昔初階逮今達官政同召杜而黎民仰為父母廉若  
夷齊而羣吏畏如神明使專城分閭之人悉如公則四  
海九州之內孰不治貪夫落膽或遷善以自新寒族歸

心每至誠而與進今求而不得者有矣乃乞諸其鄰而與之致此瑣材曲諧再造某敢不益思砥礪期稱品題特達高情難與俗人言也夤緣異日當以國士報之

代人謝曹知府舉試刑法啓

鶚書借寵駛步迅臨仰瞻華袞之一言俾習金科之三  
尺得之滿望感亦盈懷竊以縉紳之徒莫先儒雅以飭  
事刀筆之吏類多慘刻而少恩惟二者之兼通乃一時  
之盡善豈伊是邈輒逮微人如某材實迂疎識尤瞢昧



昔居芹類嘗游半刺之恩波茲處鹽車雅陰元侯之德  
字念已及瓜而受代猶思附驥以為榮輒貢忱誠上祈  
收錄果興褒於鴈塔俾造跡於龍門念非明習之人曷  
稱至公之舉雖知勉效其奈孱庸茲蓋伏遇某官先生  
仁義並隆恩威允濟宏開幕府奉行堯舜之教條盡率  
藩垣同致成康之習俗盡衣冠而不代掃囹圄以告空  
皆由律法之素明遂使奸邪之初畏顧惟末學亦許希  
蹤某敢不遠慕直清近師愷悌期去舞文之弊誓酬造

物之恩

代汪縣丞請張運使舉改官啓

孔書借寵蓋在一言和璧稱珍必因三獻非繫君子有  
成人之美曷使小人遂無厭之求幸出宿緣感深恩地  
伏念某賦資樸拙為學荒唐蚤以賞延繆叨仕進秋風  
得便刷翎偶幸於一鳴春浪化魚點額未登於三級崎  
嶇走吏之役闡葦催征之勞雖及瓜成七考之書而削  
木遇三年之禍分甘退伏心敢覬覦夙遭當世之偉人

肯作寒生之巨氎袞言初上已獲陞資鶚薦再揚遂諧改  
秩謂求而不得者有矣乞諸其鄰而與之眷茲成就之  
恩實出始終之造茲蓋伏遇某官儒林碩德朝著明師  
久歷要華屢膺眷注乘輅拱日餉已給於關中持節觀  
風錢已流於地上雖拜青氈之命未忘綠野之居琳宮  
益務於養高芝檢行聞於促召將參謀於洪化期並賜於  
蒼生當處燕怡亦懷誘掖致茲辱瑣猥辱周旋某敢不  
恪守官規勤脩士操已知今日丈人厚而丈人真當誓

此心國士遇而國士報其為感戴罔究敷宣

謝交代新餘姚尉啓

竊食無功每抱妨賢之愧及瓜有代茲為善後之圖方  
翹首以望旌車遽奉緘而拜珠玉將其厚意乃見交情  
恭惟交代某官夙稟天材妙傳家學擅文章於字內蓋  
是青氈表閎閱於江東實高烏巷聊淹驥足來佐雷封  
伏念某疎拙無能孱庸有素一官投老謾言祿在其中  
三歲終更所喜繼之者善是為天幸夫豈人謀糠粃在

前正賴匿瑕之德瓊瑤為好殊無論報之方行先馬首  
之途迎預喜龍鱗之攀附其為欣願罔罄敷陳

謝松陽沈主簿啓

棘闥捧檄初窺黃卷之詞華梓里停驂又識紫芝之風  
采一辭崇屏五見周星雖尺書莫叙於寒暄而寸意靡  
忘於朝夕不圖鱗翼遽寵珠璣仰佩至情俯慙不敏恭  
惟某官儒林直幹藝圃孤芳窮當益堅學而不厭紉春  
蘭而為佩茹秋菊以療饑故紛然獨富於簡編而藉甚

有聲於場屋龜峯較敵已號無雙蘭省奏功遂居第一  
有光吾道大愜鄉評方捷音之再傳激鄙悰而倍喜豈  
唯羣來數千士盡覺膽寒伊余同事六七人始知心服  
鸞棲未久鳳檢行頒當從石渠天祿之間即造金馬玉  
堂之上詳觀器識必至公台某學不逮人才非濟世雖  
棲身於泥滓每抗志於雲霄顧此暮途已窮五技偶於  
高作或見一斑昔荷借於齒牙今復飛於翰墨一字必  
有法寵踰華袞之榮十襲謹所藏永曜私門之寶其為

感愧罔罄敷陳

代周撫幹謝湯運使舉關陞啓

逸幕奔馳之吏績效無聞外臺薦舉之章褒揚猥及高  
風所被朽質增榮竊以自昔遭時遇主而有為必在舉  
善進賢為急務窮之所養達而可行入佐天子則坐廟  
堂而總百官出將王命則按封部而察羣吏故流品於  
馬甄別而清濁賴以激揚中外之體相資委任之權惟  
一凡以成政事之大要在得人才為先慶賞爵祿之所

施雖一出於明主品題推挽之所自誠有待於宗工審才能之短長驗竅端於聲實匪唯稱譽於一旦必將保任其終身夫豈妄庸可膺清舉如某者駑駘下乘樗櫟散材夙叨世賞之延濫廁士途之末果藝無取顓蒙不移卑棲靡憚於徒勞孤跡敢希於寸進何期幸會得所依歸茲蓋伏遇某官襟宇粹明才猷彊濟千尋挺建木之秀咸推所高百丈蘊符南之鋼無施不可上心簡在士論攸歸試才薦屈於乘輅峻召即還於從橐將翊隆



於興運用博彙於羣材致此袞袞特從隗始某敢不益  
修業履彌激懦衷砥節首公期不負於知己捐軀報德  
尚有待於他時

代周監獄謝湯丞相差遣啓

饑寒所迫輒用投誠聖賢相逢果蒙從欲奉朱陵之香  
火供白髮之臙甘為幸既多懷慙亦至竊以仁人在上  
孝治為先東內隆歡既整淵衷之齋慄南陔致養又聞  
上宰之祗承推茲錫類之恩孰有無母之國如某者迂

疎有素樸拙奚堪每惟菽水以悅親敢意雲霄之得路  
效官幕府以免曠瘼得祿朝廷尤知僥倖茲蓋伏遇國  
史僕射相公大忠許國純孝宅公德高曾閔之科治格  
唐虞之世茲欲及人之老遂施造物之仁捧檄而歸喜  
可知也倚門而望幸已得之某敢不念祿無功歸恩有  
自當子母相依之日榮若萬鍾惟君臣慶會之秋願隆  
千載庶持此念仰報大鈞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兵部楊尚書舉自代啓

紬四庫之祕文居慙尸素拜一緘之華袞遽荷品題顧  
惟款啓之寡聞曷稱褒揚之大賜竊以堯登伯禹稷禹  
因著厥功唐用玄齡王魏乃盡其直是皆欲時見信故  
先謂已不如一懷事君以人之心盡掃妬賢嫉能之弊  
必求同德比義始可並駕齊驅如某者才不逮人學非  
為已徒緣弓冶獲造衣冠三年壁水之橫經嘗從驥尾  
半歲蓬山之竊食更被鶚書吹噓悉自於師門晚暮益光  
於仕路念此執鞭之志已得為榮顧今推轂之恩乃過

所望自惟得此如弗稱何矧無雄篇大冊自銜其詞章  
亦乏闊論高談以陳其謀畧孳孳固以所養蓋亦當然  
兀兀不敢尚人未為過分既賜之以孝廉之目又許之  
以靜退之風下駟忽作驂騑未離冀北斷木被之文采  
大異溝中豈伊單平得此際會茲蓋伏遇某官先生斯  
民先覺間世真儒自從西蜀之盍歸咸謂東坡之復起  
肆本朝百七十載魁多士萬二千人見者固自降心聞  
之亦皆歛衽頌辭瑣闥進直玉堂益被眷於九重乃陞

華於八座俯循故事猥及陳人借以齒牙欲其卵翼其  
敢益堅操履期副提撕今日聲華已權輿於剡牘他年  
蹤跡當造化於鈞陶

除司封郎官兼建王府直講謝宰相啓

紬書天祿未探金匱之珍藏主爵星垣更忝兔園之末  
至得踰所望榮實為慙竊以天官分屬於郎曹清唯執  
秩王邸肇新於賓友重在談經永惟二者之兼宜極一  
時之選豈徒守名器不假之戒抑亦申社稷無疆之休

如某者材本不高性惟甚下幼悲陟岵幸殖萱之在堂  
老喜彈冠方采芹而樂津偶際聖皇之總攬式逢碩輔  
之登庸夙荷帡幪屢污甄治三年璧水靜脫風波一歲  
蓬山坦無荆棘已不啻足其又奚求方將挾膏繼晷以讀秘  
閣之書敢意含香握蘭而贊吾君之子顧雖白首有媿  
積薪之後來乃若青編其可倚席而弗講正堪襍被尚  
許曳裾靜言非據之叨塵厥有至公之造化茲蓋伏遇  
某官德隆古昔勲塞高深堯舜之民可封尹為先覺丈

武之道未墜軻乃得傳首開萬世之謀默輔一人之斷  
聲容不動夷夏交歡遂令孱瑣之材得此清優之職某  
敢不差量功次研究指歸既助詔王叙其貴而叙其富  
又思立論依於孝而依於忠庶以微勞仰酬大賜其為  
感戴罔罄敷陳

代周撫幹謝宰相差遣啓

得祿奉祠已慙尸素叨恩贊幕更出提撕疊冒寵光彌  
深戰懼伏念某迂疎不學款啓無能徒藉賞延獲從仕

進三年師閭嘗隨賓佐之下僚一歲祠庭僅脫選曹之  
初級乃於黃閣復得青氈馬牛風隔於前官鴈鶩羣存  
於故吏雖食焉在數朞之後而馬也增一顧之榮今日  
寵中既與俱收之物他時席上定為可貢之珍載省其  
私的知所自茲蓋伏遇某官道貫三極學兼九流瞻彼  
漢庭可謂無出其右稽之孟氏豈誠不得其傳廓此宏  
規遍夫率土取善不遺於一介輔君乃底於三王致此  
庸亦蒙收錄某敢不益堅已志以報官箴投賤跡於陶



治之中仰酬造化事上官於啓戟之內誓竭公勤感激  
之悰敷宣罔既

除宗正少卿謝宰相啓

主七司之爵秩方愧素餐貳九棘之宗盟更繁洪造叨  
踰已甚媿負何多竊以龜鼎蘿圖建中興於聖統金枝  
玉葉衍積慶於仙源永惟纂紹之功必賴恢宏之士如  
某者學幾畫虎技止雕蟲場屋亡奇一顧幸逢於燕市  
膠庠久處三遷乃廁於粉垣會聖神獨斷之秋建宗社

無疆之計首贊吾君之子久橫前哲之經肝腎徒愁毫  
毛何補因欲率先於襍被敢期進亞於執羔矧惟帝王  
圖牒之司宜謹春秋筆削之任不圖造化乃及孤寒茲  
蓋伏遇某官道大無私功隆有截內尊明主垂堯舜之  
衣裳外襲強隣復文武之境土靜深不撓恢復有期更  
思茂序於天支故欲精求於僚屬俾從星省來貳月卿  
雖堯運漢承述贊一云淺識莫追於班固而文昭武穆提綱  
一云大臣幸屬於周公某敢不仰奉規為益勤稽考一人有

作紀僕命於萬年九族既惇叙惟城於億世庶裨輔弼  
少答生成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鄭峯真隱漫錄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鄭峯真隱漫錄卷二十八

宋 史浩 撰

啓

禮書附

上祕監林侍郎啓

萍梗無依第知隨食雲天有望久阻承顏雖尺書莫叙於  
寒暄而寸意靡忘於朝夕恭惟某官斯民先覺當世奇  
材闊步漕闡高翔蘭省果以禰衡之一鶚入為帝舜之

羣龍之滿道齋爰作吾儒之領袖荷香夕閨鬱為朝著之  
羽儀翺翔今日之榮塗涵養他年之相業伏念某一官  
冗賤五斗微單鶴髮慈親未副倚門之望雞窻苦志敢  
忘挾冊之勤念龍豬之勢雖殊而燕雀之情猶在輒馳  
短削少貢卑悰推轂存心儻眷緋袍之舊彈冠為喜更  
看綸檢之傳方氣候之嚴凝冀寢養之調護用符輿頌  
式茂純禧

赴餘姚尉與知縣啓

望安仁之花縣久挹清芬登子賤之琴堂行聆雅韻承  
顏有日撫已知榮恭惟某官儒雅吏師典刑人望以仁  
心而察民情之隱以直道而受上位之知行遂最聞即  
膺注委某得官一尉需次五期逮茲萍梗之來偶託雲  
天之芘未同梅福思遁迹於隱淪且識魯山得灰心於  
名利其為欣幸罔罄敷宣

又與縣丞啓

一水非遙稔聞佐理二松在望行即承風事匪人謀幸

惟天子恭惟某官時推俊傑世載忠嘉暫淹八斗之才  
來贊一同之化膽寒鴈驚知吏事之剛明目注江山得  
詩家之雅興行聞迅召用副東求某迹轉萍蓬身親筆  
楚雖處百僚之底欣逢二府之賢平生懷慕蘭之心幾  
於忘食今日叨識韓之幸敢受封侯顧此欣榮莫能敷叙  
又與主簿啓

枳棘而棲鳳凰久思附翼蒹葭而倚玉樹行即依枝恭  
惟某官天廡神駒慶源仙派公忠自喜推奕世之風流學



問尤奇擅一時之儒雅行拜鋒車之寵用符高士之名  
其身本腐儒雅為醉尉遠者大者行其親炙於賢模沙  
之汰之自愧趙趙於後乘欣榮所至敷述奚殫

赴餘姚尉上知明州徐侍郎啓

弱質依棲久親師誨微官窘束遂遠恩光去大厦雖僅  
浹旬繫中局如居一日永言知己之罕遇故使斯懷之  
不忘恭惟某官以人中龍為天下士世均膏澤知紫禁  
之謀猷郡有治功表朱轡之愷悌楓宸眷注槐揆尊崇

當居黼帳以綰樞權或擁碧幢而臨帥閫長材惟用大  
拜有期伏念貧止簞瓢業唯筆硯坐窮里閭遭神明善  
政之臨竊祿海隅獲升斗洪波之被不由紹介夙有夤  
緣高山既荷於知音短翅爰思於附尾絳為講帳乏馬  
氏之該通錦作詩囊非李生之風韻猶欲挽瑣材而  
置書館復令採巴句以揭經堂顧惟齷齪之資曲冒  
吹噓之賜銜恩雖重報德未涯茲甫瓜時致飄萍跡雲  
天望近喜潭府之不遙犬馬戀深庶書郵之時至清和

始屆福祿來宜冀調几簞之寢興式副廟堂之毗倚

餘姚尉到任上知臨安府張尚書啓

萍梗孤蹤蝸盤窮海雲天巨沍驥展雄藩雖尺書莫叙  
於寒暄而寸念敢忘於朝夕恭惟某官斯民先覺當世  
鉅儒蚤綿歷於禁林復周旋於天府茲煩愷悌屢寵蕃  
宣襄嶺承流訪麗公孟浩然之高致洪都弭節追陳蕃  
徐孺子之清風方藹謗歌佇膺環召旗旄夾道將隨鳳  
檢以遄歸韜黼思賢還指龍墀而入拜某得官一尉待

次五朞方幸及瓜未諧望履徒馳神於幕府用伸喙於  
書郵時適峭寒物陶和氣冀節宣於啓處庶仰副於倚  
毗祝頌之私敷宣罔既

代具承務上曹侍御啓

隸業當塗昔幸親於硯席棲身鄭嶺今已遯於林泉念  
豬龍之勢雖殊而燕雀之情猶在輒馳尺素用達寸誠  
恭惟某官當世碩儒斯民先覺雍容八斗獨高子建之  
才清淨一言雅得蓋公之道爰求趨於北闕遂進處於

南牀虎在山而藜藿不侵鳳鳴岡而梧桐是集紀綱肅  
若風采凜然行籌黼帳之機謀用益柏臺之忠諫某摧  
顏弗類蹭蹬無聞昔隨侍於鯉庭嘗往游於芹頻聯經  
舍選有如同隊之魚垂翅鄉關自作不鳴之鴈寒暑已  
更於一世仙凡遂嘆於兩途編檢傳聞雖絕彈冠之望  
綈袍眷遇尚期下榻之榮

代人上知紹興府俞敷學啓

執鞭就役慙無一日之長推轂見知尚賴片言之薦矧

在雲天之下尤祈陶冶之恩輒露微情仰干洪造伏念  
某嶮巖可笑朴拙自將萍蓬湖海之窮途樗櫟乾坤之  
長物鯉庭一問已興陟岵之悲軻室三遷尚藉斷機之  
訓星星鶴髮望切倚門寂寂雞窻心甘挾策偶簪衣冠  
之末獲從州縣之勞雖微三釜之豐未辭凍餒而身獲  
二天之庇獨荷帡幪既茲遇合以逢時孰謂知己而無  
禮恭惟某官先生高才跨古直道得君政為愷悌之吏  
師名在風流之仙籍年高而德彌邵是孔子之徒歟位

貴而身愈恭則周公其人也徊翔天府踐歷帥藩紫橐  
芬馨浮動列城之和氣紅旌搖曳散颺隨步之春風乃  
眷孤寒最蒙提獎赤心見待不因毫髮之先容青眼垂  
憐每借齒牙之餘論有大治兼容之量無一夫不獲之  
嗟儻許鑄顏必祈薦襴諒袞衣繡裳之召已在泥封而  
赤箭青芝之材期歸藥籠願垂金諾賜以袞襃誓堅末  
路之公忠仰答無私之造化

謝德慶府劉通判啓

半生飄泊雖未識韓一紙薦揚合先及禰方懷不揣之  
媿遽辱過情之言奉緘以還荷德尤厚恭惟某官才高  
吏道學有師傳頃由綵棒之功旋闡琴堂之化平分風  
月方此登臨得助江山已多吟咏暫領虎符之寄有嘉  
棠蔭之公即聽芝封促歸楓陛某迂疎弗類朴拙自將  
徒以慕賢之心遂伸贊德之語謂必嫌其浼已乃反賜  
之飛緘華袞興褒豈應獲此木瓜有贈何以報之

謝湖州陳知郡啓



荐被恩光方震驚而罔措三蒙緘誨復循省以知慙仰  
銜君子之隆謙俯重小人之過分茲蓋伏遇某官文章  
冠世事業康時為已順而詳待人輕以約頃推臺省之  
彥出臨茗雪之邦首預選掄迄臻愷悌行聽承恩而赴  
闕豈徒增秩以賜金乃眷孤蹤每加褒袞念盍簪於蓬  
閣由傾蓋於稽山肝膽洞然皎如星日金蘭自若何恤  
風波不圖已閱於歲時猶未相忘於道術載披華翰殊  
鬱鄙懷市虎浮言我初不信杯蛇幻影公勿自疑擴

茲廣大之心不負平生之學庶幾末路共聞大公感愧  
之私敷宣罔既

生日謝惠詩詞啓

屏跡杜門適屆桑蓬之日負薪伏枕方深岵岵之悲敢  
意高情遽頒巨軸某昔欽才美已窺霧豹之一班茲荷  
謙冲更畀驪珠之百斛緣拘近制莫啓華緘仰冀仁明  
特垂炳察

代彌正謝江西漕試得舉啓

棘闈較藝來數路之英材星使提綱極一時之公舉偶  
容鼠技亦玷鶚書得之若驚榮不蓋愧伏念某幼聞禮樂  
長冒賞延偕任子而赴銓適叨選首隨伯氏而覓舉亦  
在行間點額而歸冥心已久屬丈塲之再闈操舊篋以  
重登劒氣一遇豐城未忘龍躍祠堂屢欵孺子宛見地  
靈荷大造之主盟致小人之濫吹茲蓋伏遇某官權衡吾  
道柱石斯文久參法從之聯出擁使輶之寄每畱心於  
人物將輔治於皇家顧此孱庸亦蒙甄錄某敢不鞭其

不建增所未聞儻得僑於南宮皆因禰薦誓馳誠於北面弗叛韓門銘佩之私敷宣罔既

謝前福建陸提舉啓

三徑言歸方理荒蕪之松菊一緘見寵遽貽璀璨之珠璣華袞興褒疲駑增價恭惟某官德隆衆善文瞻百家謙謙君子之光俯憐衰跡戀戀故人之意遠致好音感佩既深敷宣難盡

除太傅謝皇孫郡王啓

歡騰黃屋方稱堯壽之萬年命出丹墀忽進周家之三  
事控辭不獲祇拜為慙伏念某蒲柳孱軀桑榆暮景際  
會蚤逢於興運夤緣亟處於要津初無橫草之功遽冒  
面槐之秩茲行慶典復進官聯眷榮寵之彌深知吹噓  
之有自茲蓋伏遇皇孫某官生而岐嶷學則勤勞豈惟  
道尊而德崇抑亦聞廣而見博三宮問膳常紆萊子之  
衣四代傳芳唯有曾參之孝遂使退居之篤老亦霑錫  
類之殊恩某仰體隆知莫圖所報被堅執銳嗟膂力之

衰殘戴德歸恩尚肺膺之銘刻過此已往未知所裁

賜玉帶謝皇孫郡王啓

袞繡輝華再進面槐之三事瓊瑤璀璨更紆寶帶之萬  
釘得過所期榮不蓋愧伏念某學知為已材不逮人偶  
遭神聖之興王遂秉鈞樞而作輔迄無勞效乃請閒休  
茲因介壽於慈皇遂獲觀先於宸極已深幸會復被恩  
憐束以立朝何異於輜車乘馬下而存道未妨於雪案  
螢窻伊出處之咸宜實吹噓之有自茲蓋伏遇皇孫某

官聰明天賦問學日新晨造三宮擁綵衣而容與夜披  
六籍味黃卷以精勤載惟衰瘁之蹤每荷優隆之眷致  
令錫賚猥及賤微某敢不珍重身章感銘君賜都門祖  
餞快羣目之觀瞻田舍歸耕敢非時而佩服誓殫晚暮  
以答生成感戴之私敷宣奚既

謝知興元府閭侍郎啓

倦游解組居綠野之園林對景流觴渴見紫芝之眉宇  
敢圖萬里特枉一緘錫以溢幅之珠璣將之以盈筐之

錦綺意敦故舊義薄雲天恭惟某官參井蟠英岷峨  
毓秀文章典雅飄飄氣蓋層霄風采瑰奇濯濯柳當春  
月始登王畿而結綬漫陟法從以持荷久在論思常聞忠  
讜譽已高於班馬政欲繼於龔黃乃分閫以鎮南維行  
趣裝而入北闕某頃居朝著最密交情睽邈以來瞻依正  
切退閒寂寞誰著眼以相看訪問死生忽寄聲而遠逮  
真可激昂頽俗豈不感動老懷推謝之私敷宣莫喻

謝杜縣尉啓



久欽令望願覲英標結駟下臨既竊彈冠之喜負薪小  
愈式詣倒屣之迎曾短刺之未投遽長牋之見寵拜嘉知  
感揣德何堪伏惟某官吏材有餘儒風獨擅將大展濟  
謀之斷故蚤充觀國之賓乃眷老夫特迂都騎幸來戲  
綵適尊君佐治於棠陰遂許披雲繇愚子綴名於桂籍  
既茲託契敢後論交榮幸之私敷宣罔既

除太師謝畱右丞相啓

充員帝傳已懷非據之羞進位師垣更冒曲成之造固

辭弗荷承命知榮伏念某少也迺遭晚焉遇合秉鈞揆  
席蔑攄經濟之才摘句青絀何補緝熙之學深虞愒日  
旋即引年久卧病於漳濱徒馳神於魏闕屬大明之繼  
照罄萬物以皆新豈料陳人首需需渥嘗歷觀於舊弼  
竊有感於孤衷文潞公愠章蔡之不知呂申國喜范韓  
之得志遭時各異享福斯殊矧某至愚豈曰敢望幸宗  
工之當軸擴宏度以匿瑕假寵自天既荷兩宮之眷  
佑歸恩有地實繫一相之甄銘茲蓋伏遇某官德厚無

垠勲高不伐伊尹以天下自任夙簡上心留侯為帝者  
之師克繩祖武當論道經邦之暇有好賢樂善之誠遂  
使孱微亦叨先潤面槐隗始慙揚輶之在前結草穎同  
顧捐軀之敢後其為感幸罔既敷宣

謝王知院啓

某官恭懿而恢洪高明而肅括直聲夙著長孺寢淮南  
之謀相業行施夷吾副江左之望當論道經邦之暇

餘同

前

謝葛同知啓

某官清孝典刑平康軌範予惟兔邁乃訓夙推舊學之  
尊天將大任是人果寄本兵之重

餘同前

禮書

妹回周氏定禮書

青蒲事業媿泯風流赤壁功名尚欽閥閥行媒荐至早  
懷非偶之慙厚幣遽將果見好逑之意伏承賢姪某人  
夙資家學行遶朝紳而某小女甫及笄年粗閑姆訓既

幸絲蘿之託敢違金石之言恭致回儀用承雅命

女回陸氏定禮書

夙締嘉姻已佩黃金之諾茲銜盛禮更傳青翼之音鄙  
季世之賣婚信風期之拔俗恭承高義其敢牢辭

堯翁弟定舒氏禮書

生子俱期於有室得妻實望於肥家顧昔無謀嘗蹈噬  
臍之悔逮今有幸獲茲附尾之榮伏承賢女生處名家  
幼承慈訓而某小子某深求善後每謹圖新儻令琴瑟

和鳴一洗紛紛之論庶使桑榆暮景復觀行衍之風敢  
因青翼之傳佇拜黃金之諾

丈翁弟定貝氏禮書

儒素相依夙有葭莩之好風期未泯更思蘿薦之求永  
惟擇配以宜家共鄙賣婚之敗俗伏承賢姪孫九八娘  
子芝蘭襲秀願已靄於馨香而某姪某弓冶承休敢自  
言於肖似荷茲厚眷許以因親爰協吉於龜占將有期  
於鴈奠用馳單牘少侑菲儀

代劉思道為子納幣禮書

古樂知音識高季子正符著論功屬武陵白鳳霄騰既  
風騷之不淺青蠅遠附是婚對之敢求伏承賢妹小娘  
子保傳功深夙擅芝蘭之譽而某孫某箕裘學在僅逃  
豚犬之稱雖荷不遺居慙非偶茲協龜占之吉式將鴈  
幣之儀合卺是圖授綏莫緩敢齋誠於青翼庶被諾於

黃金

守之定朱氏禮書

折檻華宗久欽風烈伏蒲末裔敢締姻聯聞青翼之傳  
音嘉黃金之賜諾輒將微帶用浼高門伏承令妹小娘  
子姆訓素閑夙著芝蘭之譽而某孫守之家風初保未  
忘弓冶之思嘉耦是圖菲儀斯舉言定禮物具載別牋  
女回王氏定禮書

夙諧嘉耦信在言前茲拜珍函禮書望外伏承賢嗣甘  
二學士韋門擢秀已克紹於家傳而某幼女阮族素貧  
又未閑於姆訓雖揆分有霄壤之異而論交如金蘭之



同繼好是圖固辭豈敢回奩菲陋別幅具陳

孫女回胡氏定禮書

金蘭託契欣聲臭之適同松蔦相依忘婚姻之非偶辱  
將厚意寧敢牢辭賢嗣二機宜詩禮有聞士夫推其克  
肖某孫孫十四娘功容弗逮保傅許其向成既將合琴  
瑟之好和當幸見門闌之有喜其為榮耀曷罄敷宣不腆  
回奩敢祈采矚

彌堅成婚日狀

絲蘿許附夙叨結好之榮龜筮告從茲致請期之禮諒惟  
鍾愛必喜及時謹選淳熙十一年二月六日為小兒彌  
堅取令女郡主親迎入門蠲潔見廟伏惟鈞茲矜允

禮物狀

伏承許以玉女供嗣春秋不腆先君之舊禮敢委贅於

門下

亦云委幣  
于庭下

伏惟容納

鄭峯真隱漫錄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鄭峯真隱漫錄卷二十九

宋 史浩 撰

劄子

繳得旨令點李翱復性書劄子

臣今月十二日蒙遣中使傳旨示臣唐李翱復性書中  
篇令臣點句以進臣恭承睿命分點句讀緣正本已經  
一覽臣不敢加點謹別繕寫為一帙其間絕句即用朱

筆旁點句分而意猶屬者即間點又以管見即期所學  
略分其旨趣其意艱澁處亦為之解釋以俟采擇臣抱  
病二旬方今小愈不能精思輒懇聖聰臣無任

云云

賀淮寇廣賊奏功劄子

臣伏聞淮囚虜逝久稽斧鉞之誅廣寇蜂屯大肆干戈  
之毒一已勦絕一已生擒當使慕義以鼎來忽捷報飛  
緘而踵至歡騰燕市喜動天顏皆陛下心宅靜淵運作  
神明之斷躬行仁義發為道德之威垂拱九重收功萬

里方經營於遠馭以恢復於中原鴈塞龍庭行入封疆之內狗偷鼠竊何勞兵刃之餘

辭免初除叅知政事賜銀絹第三劄子

臣竊惟陛下恭儉夙資於聖性憂勤思裕於民編覲以移風曾未見效臣為近弼日以究心有貲可輸尚當自竭以佐上無功而得豈宜安受而不言是以力貢忱誠冀蒙俞允敢期睿眷特畀殊恩臣進退徊徨俯仰跼蹐欲全拜賜則恐違於近例欲終引辭則慮妨於後人取

其酌中無如減半伏惟聖鑒允臣卑悰

辭免除知成都府第二劄子

臣一介草茅本無他技頃者效官學省誤蒙太上皇帝  
擢侍潛邸執經在列講說無補誠不自意乃辱陛下非  
常之知每陳管見必賜褒嘉學者傳聞以為歆豔洎陛下  
龍飛在御邦命惟新而臣復緣舊恩驟升近列日陟月  
遷以致輔相度越諸老超躡衆材名迹湮微人心不服  
謗議沸騰幾不自保仰賴陛下委照孤忠始終芘護逮

及乞身東歸得請之後物論不置荷陛下一意保全界  
以隆職寵以真祠使既耄之親不乏供養母子相依感  
戴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於實涕所懼未死之間無以  
仰報萬一雖蹈湯赴火碎首裂肝亦臣之分聞命輒辭  
已非本志既煩申諭何以復言然犬馬之心有不能已  
者尚望少寬雷霆容臣畢其區區之說臣材識淺陋衰  
疾久攻見於設施已試無狀雖欲自竭實難強勉此固  
人所共知不待喋喋所以尤難承命者臣母昨自鄉疾

恙沈綿氣體衰弱去歲五月一病幾殆調養至今尚未  
平復送迎侍以行則西蜀萬里在途累月垂老餘年恐  
致委頓若臣迫於成命單車即路母子相望於吳蜀之  
遠安問遙遙奉養阻隔一有後悔不如無生此臣所以  
徬徨迫切雖知冒黷有媿命之罪而不敢已也不然臣  
豈不知全蜀之地民物繁庶自昔冠於諸路陛下發自  
淵衷起臣於散地付臣於外間可謂超異之榮殊絕之  
恩也臣為何人敢忤隆指臣又非不知人臣委質立朝



不當以家事辭王事有如聖訓緣臣蚤失先臣母子相依以為命今臣年踰六十日躬藥餌夜聽喘息惴惴此心惟恐不及若一旦舍去何以為懷陛下所以委臣者正欲奉宣德意以慰遠民臣方寸既亂舉事失錯必誤陛下任使不忠孰甚臣惟天下大戒唯忠與孝臣今若以貪冒寵榮之故進不得以為忠退不得以為孝二者既失曷遑人言與其他日祈哀於陛下以赦臣罪不若控露於今日以冀陛下之矜從也臣朝慮夕思凌兢跼

踏進退無所不免再具封章投誠君父伏望聖慈察臣此言出於誠實特降睿旨收還寵命俾仍祠祿以養老親臣不勝生死幸甚

又劄子

臣伏自去國瞻戀日深荐奉絲綸如侍帷幄感激下拜涕泗交流臣惟臣子之分以身徇國雖蹈鼎鑊有不敢避者况臣之遭遇千載一時義則君臣情同父子是以雖處猷畝夢寐不忘北闕之思恨不得踐丹墀之餘地

而一望清光於咫尺也矧蒙陛下俯記孤忠杖拭宿負  
付之大鎮俾預臨遣臣心非木石豈不知願見陛下之  
私一朝獲遂在臣可謂至幸雖材識淺陋衰疾纏綿陛  
下既不以此廢臣當亦感勵奮迅即日引道至於顛踣  
長途及異時以不勝任受譴責臣皆不敢自謀惟是臣  
母魯國太夫人洪氏年齒益老筋力益耗視聽益衰臣  
之兢懼益倍平日而萬里遠去音問動經半年臣朝夕  
之間何以自處雖臣母勉臣以許國責臣以報主謂臣

頃以愚闇非據衆論不容若非聖度保全母子豈有今日既蒙任使安得輒辭臣聞此言惶懼感泣無地措身然臣有一於此或蒙哀憐故敢輒冒萬死再干天聽重念臣昨待罪參知政事日嘗蒙御筆以首春賜臣母酒果及臣蒙恩除右僕射正謝之日御筆徑賜臣母酒果俾為家庭之慶追惟恩隆禮異迥無前比皆由陛下孝通神明愛廣四海錫類之恩下被臣母今以殘年歸命鴻造必賜憫惻所以未蒙識察者臣精誠未至未有以

感動聖心故也敢波瀝肝膽再具奏陳伏乞聖慈檢會  
累奏早賜處分許臣依舊外祠以終犬馬養親之志臣  
母子一心誓當殫勤香火仰報生成之萬一

辭免改除知紹興府劄子

臣奮身孤遠本乏材能徒緣際會於聖朝遂致叨塵於  
宰輔已試之効曾幾絲毫退歸田廬方切念咎敢謂陞  
下天地有容日月委照擢從散地分閩西南臣以有母  
篤老難涉修途瀝懇再三控詞千百非敢違命實覲矜

從旁觀者為臣寒心謂必獲譴雖臣亦自知罪當萬死不敢逃刑而陛下曲軫洪私特垂哀憫既免臣萬里之役更賞臣稽慢之愆改畀輔藩俾榮親老正使臣自為計不過如此臣之遭遇可謂極矣是以母子相視感激流涕而至於無言可喻也然臣辭難而得易辭遠而得近在臣之私固為榮幸如物議何而況會稽都會為三輔豈可使孱瑣之臣以私計而得伏望聖慈收還成命改授耆碩容臣且奉外祠以安分守

辭免知福州劄子

臣迂愚瑣質寒遠孤蹤蒙太上一見擢置潛藩荷陛下  
屢遷躡登次輔自慙竊位旋即乞身獨賴聖慈曲全去  
路畀首台之美職歸故里以安居一落江湖六見寒暑  
睿眷弗遺於簪履皇明忽布於絲綸既以偏親喜懼之  
秋丐免西蜀制臨之命懷章輔郡授鉞齋壇曾無汗馬  
之微勞安享金龍之全俸既恩隆而罔報俄福過以懼  
憂不殞其躬遽亡所恃三年痛毒兩目眊昏寢苦居廬

帳奄經於節序負薪伏枕幾已在於膏肓方脫素冠亟  
頒明詔益隆至意盡授前官更假守於雄藩以增華於  
老境此恩此德至厚至深重念臣方抱不療之沈痾求  
醫未效若受無功之寵數速死何疑伏望皇帝陛下天  
地矜容日月照臨察臣非偽許臣終辭符竹之榮節旄之  
重拜收還於成命俾銷弭於深災苟獲生全誓期報答  
辭免郊祀大禮加食邑劄子

臣竊惟泰壇歲事格誠意於三靈湛露敷恩溢歡聲於



萬俗更推惠下之典宜賞服勞之人臣適此投閒阻預  
駿奔之列豈伊非據敢當爵賞之榮仰冀垂察不嫌反汗  
儻收還於成命庶寢息於浮言

乞休致劄子

臣生本寒鄉仕逢休運三年依棲鶴禁由太上收召之  
恩一旦遭際龍飛出陛下生成之賜叨塵次輔甫閱九  
旬以資淺而望輕致身勤而事佐既不合於輿議旋有  
激於臺評迄蒙保全免陷罪戾投閒半紀追省前非豈

期軫記於孤蹤亟使制臨於全蜀力辭親疾改畀藩符  
睿意愈隆寵臨疊至肅齋壇而授鉞視揆路以同儀冒  
茲天地父母之私蔑有塵露毫毛之報頃甌閩之假守  
偶痰眩之切身祇沐宸綸俾尸祠祿雖負薪之疾今幸  
去其二三而過隙之年實已登於七十屬當告老敢用  
乞身伏望陛下鑒此輸誠許其謝事旌旄印綬儻獲上  
還香火林泉敢忘祝頌

乞休致第二劄子

蕪詞雖達睿旨未俞輒再瀆於宸嚴冀少回於淵聽伏  
念臣蚤繇末學誤玷隆知慮無一得之愚歲有九遷之  
寵仕宦得兼將相疾病獲返鄉閭父母恩深乾坤施厚  
而臣報未殫於犬馬景已迫於桑榆氣血俱疲精神弗  
建有心戀德無意服勞慨廩祿之徒糜施面顏之有覲乃  
遵禮法上冒聰明既未賜於矜從復恭承於褒諭捫心  
至感揣分難安重念臣昔在康強尚無足取今茲衰朽  
又何能為唯退縮以引年可省循而補過固不敢掛冠

為樂辟穀為高也伏望陛下察此忱誠知非矯偽賜哀憫許以歸休誓將遲暮之遠途仰答全成之大造

第三劄子

荐蒙優詔之丁寧未遂休官之懇款撫躬銜戴拜命凌兢臣聞虧盈益謙天道示戒知止不殆老氏垂規臣雖至愚心明此理蓋臣祿以無功受固出貪饕爵以無德高亦為僥濫老不知止天則虧盈是以廼伏于外病攻其內若或終無悔悟必將自速顛隳故哀鳴靡憚於再三

而恕許有祈於萬一仰惟陛下包荒大度矜欲至仁以  
善降祥合天心之化育無私造命鑒物理之承除赦臣  
喋喋之愆憫臣拳拳之義特回聖斷俯遂危衷豈惟獲  
弭於灾殃抑使少延於視息此恩此德成始成終生永  
效於傾葵沒猶期於結草

再辭免少保觀使侍讀劄子

寵渥肆頒輒祈控免訓詞申諭未賜矜從敢再瀝於微  
誠冀必回於至鑒伏念臣惟駑下性則鈍遲薄命難覲

於功名淺識又荒於學問頃際龍飛之造自嗟鼠技之窮為相甫及於十旬去國已驚於半世違顏許久不戀高軒迅召鼎來豈當俟駕緣臣恩猶未報身已先衰過請老之年兩更寒暑抱弗瘳之疾六閱晦弦形體尫羸精神耗竭若尚仍於舊貫已為貪寵無厭儻併冒於新除得不貽譏有識伏望陛下擴乾坤之大度昭日月之餘光憐臣之齒實迫於凋殘察臣之力誠難於強勉曲施大造特寢誤恩庶令遲暮之塗獲免顛躋之患

辭免少保冊命劄子

高華之秩已媿叨踰優異之儀敢忘懇避惟朝廷之冊  
命示臣子之恩榮自昔以寵於王侯逮今或施於公少  
非云故事允謂殊私伏念臣猥以庸材驟膺渙渥俯躬  
拜命懼弗能勝備禮涓辰豈所宜稱伏望陛下特垂淵  
鑒深諒愚誠示以矜從賜之寢罷

辭免右丞相劄子

命出中宸恩踰始望方嬰疾疚倍切驚惶伏念臣昔本

孱庸今尤疲瘁聰明有缺愈不及於前時理義實愆尚祈  
全於晚歲茲露門之遙跡荷丹袞之垂憐挾筴讀書尤  
慙弗逮秉鈞當軸自揣奚堪矧臣宿恙寢加來日無幾  
若令負荷必致顛躋伏望陛下特軫洪慈靡忘前懇亟  
鬼碩德光輔中興儻一相之非材或乖期待則三年之  
虛席徒誤榮求冀即寢於濫恩庶罔虧於哲鑒

辭免提舉編修玉牒國史院會要所勅令所劄子  
臣竊以潤色皇猷宣明聖系董信史之筆削復舉寵綢



集列聖之典刑著為成憲皆一代之鉅業實萬世之丕彝  
自非名擅大儒何以身兼數職如臣者學疎而識每下  
年老而知益荒效龍馬之專心尚憂弗逮若笙鴻之並  
聽其免疾顛伏望陛下施等乾坤明兼日月俯矜精懇  
特寢誤恩庶師言無輕授之譏使微臣安自量之分

乞解罷機政劄子

臣識不足以燭理智不足以謀身老去侵尋分甘閑散  
忽蒙收召旋冒寵除進莫遂於牢辭居切懷於內愧載

惟鈞衡之重實非衰齒之宜每省決於文章率疲勞於筋骨夜分就枕不知四體之有無晨起趨朝尚覺一心之昏憤屢祈避位初匪辭難荷聖慈委照之明知綿力不堪其任今則抱疴既久作楚無時豈唯步履之有妨漸覺寢食之俱廢雖勉殫於駕鈍懼莫追於曠瘝敢布腹心仰投君父伏望陛下乾坤覆育山嶽掩藏亟推從欲之仁俯遂成終之德許歸骸骨就養田廬庶期昏耄之年尚覲昇平之化

## 第二劄子

臣近以衰病不可彊勉輒瀝危懇乞罷機政而連日之間玉音宣諭至再至三所以慰藉者甚寵又蒙薦降詔書未賜俞允疊遣中使傳奉睿旨丁寧切至恩禮優渥皆非近比顧臣何人當此異眷理宜仰遵聖訓奔走就列豈得復貢封章以干慢命之誅然臣區區愚悃尚未盡不能但已惟陛下俯垂矜察臣聞宰相之職上欲助理萬幾變調陰陽下欲坐鎮雅俗附親黎庶外欲折衝

禦侮綏撫四夷內欲持循紀綱儀刑百辟一有不然是  
謂曠職臣之材術本無可取徒以疇昔勸講潛藩誤蒙  
眷顧夤緣幸會遂輔初政既而自知非據亟請退閒荷  
陛下矜憐覆護不加譴責畀以祠祿數年之間兩典太  
藩屢加優寵已慚過分敢有他求比者忽蒙收召俾侍  
經幄曾未閱歲再此叨踰承命之初固嘗披瀝肝膽祈  
免誤恩陛下眷臣特厚不容辭避臣亦仰體殊遇黽勉  
就職今又累月矣然而日困文書夜勤思慮精神耗竭

耳目昏瞶其所省決隨即遺忘如前數者無一可勉強  
若或貪位慕祿冒昧居之臣之一身顛仆悔尤所不敢  
計深慮日復一日有誤國事其害非輕矧今四方英俊  
布滿朝列臣以罷癢偃然在上雖陛下忘其昏謬曲加  
容覆如物議何反覆思之殆不可以一朝居也伏望陛  
下察臣愚悃出於迫切檢會累奏亟賜罷免庶幾上不  
負陛下知人之明而臣亦免妨賢之誚實天地父母終  
始保全之賜臣恭承明命不得再有陳請不敢復用表

文煩瀆天聽祇具劄子剖露心腹欲乞睿慈早賜許可  
駕幸祕書省同政府辭免推恩劄子

臣等仰惟陛下丕承堯緒稽古右文請屈帝尊臨幸三  
館所以增光斯文垂憲萬世者實在茲舉臣等獲以邇  
列庀職其間與觀盛事已極榮華乃若進秩之寵霑被  
庶僚則可施之臣等誠為有嫌何者曩在夏秋之間陛  
下初有擇日幸館之訓臣等實嘗稱頌聖德將順贊成  
今若因而遷官則前日所謂贊成悉出私意疑似之跡

雖家置一喙焉能自明於義未安何以遑處

辭免玉牒所進書轉官劄子

竊以天潢衍慶寶牒垂休仰二者之成書實一王之盛典臣猥繇當軸獲預提綱方快覩於彌文忽躡加於峻秩且根深枝茂肇於建隆垂統之初而業鉅事叢備於慶歷守成之際繫羣彥效編摩之力在微臣無纂述之勞儻冒寵以自安是佻功而無恥稽之近例率許牢辭揆以公言尤宜引分伏望陛下察由衷之懇略反汗之

嫌申飭攸司收還成命豈惟小已得全知足之名抑使  
清朝不累覈實之政

乞解罷機政劄子

臣稟資凡陋承學空疎蚤繇攀附之榮驟玷弼諧之任  
心欲為而弗逮力既竭而無成迄荷保全獲從閒佚甫及  
垂車之歲遂騰納祿之章未賜矜從旋蒙收召進陪經  
幄已慙皓首之無聞獨秉國鈞何意青氈之復得屬年  
齡之侵迫加疾疚之交攻壯志徒存衰骸難彊粵從中



夏力控微誠天語丁寧至軫輟餐之念宸章勵飭曲形  
歸過之言恐懼再留侵尋許久抱疴自若責效茫然晝  
省丈書惟是昏花之滿紙夜休枕席不堪痛楚之切身  
顧影自憐捫心有愧儻更稽於退避必速致於顛隳伏  
望皇帝陛下照察孤忠哀矜末路許上還於印綬俾歸  
養於田廬豈惟大君示終始之恩亦使微臣全進退之  
節載之方冊實有光華

第二劄子

臣茲緣衰疾屢具表劄乞解機政區區愚悃冀必矜從  
恭奉詔答未賜開可使驛踵至備宣旨意臣感戴恩遇  
便當僂僂聽命豈應再有陳述然尚有迫切之情不能  
自己輒敢冒犯死言之伏念臣今蒙誤恩俾再塵揆路  
自知老病侵奪不可勉強因嘗涕泣懇辭至於再四而  
陛下丁寧慰諭不容避免臣是時迫於威命黽勉奉承  
亦止敢以數月為期意謂尚可支策疲蹇少效涓塵之  
報而荏苒沈痾筋力益憊故於中夏累牘丐閒陛下矜

留愈堅恩禮狎至臣跼蹐震懼不敢固違君父之命遂  
復覲顏就列然每於奏對之間罄竭肝膈終朝得請祇  
荷聖慈惻然矜許疊承玉旨勉令少留以過誕節臣今  
既獲班百辟稱萬壽之觴而使客在庭亦既成禮而去  
則臣今日求退誠非矯偽重念臣所抱之疾日以向劇  
儻不知止必待顛仆委頓而後有請則陛下登用而責  
成之必能協濟事功以副宵旰求治之意亦何愛此癯  
老病賴之臣使妨賢路乎伏望陛下憫臣危迫之心赦

臣煩瀆之罪不忘前諾速賜處分使臣垂暮之年得遂  
休養則自茲以往所得壽命悉自陛下生成臣仰戴天  
地父母之恩至深至厚雖衰老無能為他日尚當銜環  
結草圖報萬一臣已具第二表陳乞一面搬出府第聽  
候指揮

鄭峯真隱漫錄卷二十九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鄭峯真隱漫錄卷

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李如筠

主事<sub>臣</sub>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sub>臣</sub>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沈孫璉

謄錄監生<sub>臣</sub>徐元康

欽定四庫全書

鄭峯真隱漫錄卷三十

宋 史浩 撰

劄子

辭免宣賜後洋街宅子一所并花園劄子

臣竊以賜第京都見諸故實唯殊勲茂績著在盟府則居之無愧國朝待遇舊弼蒙此賜者僅一二數中興數十年來尤為希濶而臣猥以庸愚夤緣際遇高爵豐祿

叨踰已甚雖九殞不足論報矧今待罪宰路初無毫髮  
仰裨公上而疲羸多病日懼曠瘳陛下生成覆露得追  
大譴已為厚幸今又錫之厦屋將俾寧居臣仰惟天地  
父母之恩至深至厚感極涕零然臣之區區方此投誠  
丐歸田里陛下儻憐其晚暮曲賜保全使之奉身而退  
自佚於繩樞甕牖之下志願畢矣高明之居臣何福以  
當之

謝正月二十一日所進故事宣付史館劄子

臣幼之所學受於師傳與他人言率不曉悟獨於陛下之前每有陳述則如順風而呼聲如以石而投水帝王之道陛下既自得之故臣之所言未及一二而陛下已如破竹迎刃而解張良曰沛公殆天授蓋謂此也臣前日為數語以應故事乃蒙陛下不賜之罪而章明表出如此使萬世之下知聖主躬得此道而有臣期望聖主益進此學雖堯舜三代之君臣亦不過是陛下固足以當之臣何幸濫竊託名於不朽以是感戴之私銘藏心



膺而欣幸之極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罷政乞遇月上休見客一次劄子

臣茲緣老病乞解政機曲荷哀矜獲從願欲恩隆無盡感極難言尚有迫切之情再敢披露仰冀高明之鑒必賜優容重念臣頃玷輔臣勉殫駑力詢國家之利便察人品之賢能不問晨晡常見賓客蓋朝班皆一時之俊彥而旅寓多四海之英材或自屈臨或投呼召禮也今臣雖退其禮猶存且客以美意而相過臣敢拂情而峻

拒臣既或辭或見客亦不得不來忤然衰殘何以酬應  
莫若息駕於驅馳之際庶幾相忘於道術之中至如宰  
執公孤使相之節序通名里黨宗族姻親之間闊會面  
不敢遽絕然亦有時惟是繼日倒屣以迎賓殊失投老  
杜門之本意恐有識者得以議臣伏望陛下憐其病瘁  
特降睿旨賜以寬期令臣遇月上休見客一次儻因靜  
晦緩死須臾獲觀陛下德化之成且竟陛下全生之造  
謝得旨就禁中排當劄子

臣茲者上恃聖心垂軫舊物乞就禁中為會以奉萬年之觴蒙賜開允臣入侍清燕被遇恩禮出於望外宣勸既多天顏悅懌豈不欣榮感幸既而從遊幸至損齋獲親陛下止息之所聖語談道下陋釋老獨尊儒術臣與羣臣聽聞開悟次至蘭亭飛瀑潺湲梅橫其下以弄清淺恍然如在烟霞物外之境末上翠寒棟梁椽桷上下一色香松冰雪照映不施丹雘青黃顧謂臣等曰此太上所賜也臣等同聲奏曰太上知陛下儉素為寶以此象

德蒙陛下以為然又賜臣等御書各一軸雲龍飛動天  
日光明臣等下拜登受感極至於無言有限飲德竟醉  
不能面奏對語而歸乞赦臣脫略之罪

辭免三朝寶訓終篇轉官劄子

臣竊謂創業惟艱守成匪易以漢祖之垂統惠皇幾至  
於寢微以唐帝之貽謀高宗殆瀕於不振懿我熙朝之  
肇造疊真主以丕承從一至三聖聖相傳而得道襲六  
作七言言盡吐以為經布在鉅編尊名寶訓法度紀綱

之大備詞章禮樂之兼陳皆聚此書同歸于治陛下親  
膺堯運克廣文聲肆求典籍之宏規莫重祖宗之成憲  
迺詔儒生而誦說用增帝學之光明入耳著心見理獨  
歸於自得讀書挾策佻天其敢以為功忽荷出綸俾叨  
增秩念無勞受賞難施於覈實之朝而非據饗榮將稔  
疾顛之禍輒控由衷之請仰干從欲之仁伏望陛下日  
月照臨乾坤容覆憫哀蹤之莫稱收成命於已行庶叶  
羣情少安愚分

經筵乞歸鄉里第二劄子

臣委質入仕即遇聖明寅緣僥倖致位孤棘迺者得請  
罷相宜歸田里陛下企慕祖宗欲使大臣故老退即私  
第歲時朝燕春容款密以復舊觀故施此恩猥從隗始  
而臣孱瑣不材加以衰病當非其任朝夕惶懼夫欲退  
閒正祈安適若惴惴度日實悖初心一旦鐘鳴漏盡徒  
興大耋之嗟追悔亦將無及是以祈哀請命願遂亟歸  
灑掃塋壠訪問醫藥少延殘息以樂昇平伏望陛下曲

賜哀矜察臣受寵之非據憫臣來日之無多特許東歸以  
全晚節使天下後世咸仰聖君終始待遇臣下之盛德  
再乞歸鄉里劄子

臣竊惟大臣事主唯有進退兩途進則居廊廟退則處  
田里此萬古不易之節也爰自熙朝列聖敦尚忠厚  
大臣身退不忍置之遠外乃錫第輦下使之陪燕清閒  
樂時康泰以彰始終之眷然非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  
不在此選也伏念臣素無實學粗守樸忠偶際龍飛兩

塵揆路功德不能企前脩寵榮顧乃過愚分比解機政  
亦蒙賜第兩年于此矣臣八月間曾力貢懇詞乞歸田  
里薦奉詔音不賜俞允既而曲宴翠寒備宣德意以示  
眷畱臣身非木石拜手對揚豈不知感重念臣年齡衰  
邁疾病侵陵久此素餐無所裨益深懼貪鄙之譏生於  
晚歲玷陛下知人之明費陛下保全之力惴惴此心不  
遑安處是敢再吐露於君父之前恭惟雨露休澤同一  
滋榮日月容光同一臨照聖心念舊決無遐邇之分愚



臣愛君寧有內外之間儻蒙睿慈察臣自知之甚白憫臣非據之是憂特降指揮許以任便居住保微臣進退之節全陛下始終之眷使歸家巷一意養病儻溝壑之未填誓涓埃之思報

又乞歸田里劄子

八年二月

臣比於去歲八月以老病乞歸田里聖恩軫念特賜詔音而又曲宴慰勉竟不獲命臣再於十一月露章上冒復控前請恭奉御批晚諭褒嘉挈而置之前代故老之

域感恩戴德曷有窮已既而封還奏劄不得再有陳請  
臣祇畏宸嚴不敢重有浼瀆已即安居今又數月矣先  
陰迅速臣來日無幾猶有迫切之念吐露未盡是用祈  
哀致禱於君父之前伏念臣衰殘之跡去家六年臣先  
祖考五蒙優恩賜之贈典皆未焚黃臣必俟躬即松楸  
集諸親舊省拜展禮以答劬勞鞠育之私且使子孫知  
上有賜誓期忠報知有先德永堅孝心此願未之獲也  
又緣臣去歲哭一女旬月之間失二姪女孤遺在鄉有

未畢葬送者勢須臣歸料理吊往問存以盡卹睦之義  
惟是二事朝夕徊徨未嘗去心臣竊思昨者乞解機政  
蒙陛下賜第之初臣嘗力辭不可遠去墳墓陛下聖訓  
許臣往來無礙今臣儻得歸田掃先臣之敝廬為終焉  
之計間遇兩宮聖節歲時朝會臣之老身或尚支吾定  
當奔走闕庭以伸祝頌以慰慕戀區區之衷尚庶幾焉  
伏望陛下察臣悃悞非出矯偽特降聖旨許臣任便居  
住則臣公私之計兩得進退之義粗明此乃君父保全

生成之極擎也惟陛下矜憐垂允

辭免判建康府第三劄子

臣竊惟建鄴重地今之留都內蕃王室外折遐衝必得其人乃可委寄方今德望素著已試見效及材猷出衆韞積未施者天下不為無人而陛下猥以此任付之衰朽其所以光寵之者至矣然陳俊卿方以年幾七十而去臣繼以年過七十而來一去一來其貪廉之分賢不肖之辨較然可見縱陛下忘其無堪必欲用臣彼一道

兵民寧不竊議天下縉紳寧不譏笑臣負媿而往必玷  
陛下知人之明矣將何以奉宣德意風厲列城乎此臣  
所以再三控免必期君父之矜從也伏望陛下等施天  
淵軫念簪履鑒危誠之懇惻全大造於始終亟反渙恩  
俾歸故里則臣銜戴之私捐糜何足為報

謝免判建康府再乞歸田里劄子

臣昨具劄子乞免判建康府兼乞歸田里今來曲荷聖  
慈已寢新命唯是丐歸之請未蒙矜從臣愈抱凌兢不

遑寧處伏念臣年齡頽暮疾病交侵哀祈之情備陳前奏今若止免陪都之寄仍安舊職則臣區區初意猶未獲遂况臣去冬累伸懇款已蒙玉旨宣諭俟春和時聽臣之歸臣今是敢荐瀆天威期於得請伏望陛下察由衷之悃施從欲之仁特降睿旨賜臣任便居住庶幾得以安養衰朽保全晚節圖報恩德誓死不忘

## 第二劄子

臣起身寒微遭世平治兩叨相位既無尺寸以輔宸謨

三玷經帷又乏毫釐以裨聖學歷時愈久積咎必多今  
若尚貪寵榮犯古人夜行不息之戒迄至隕越在臣一  
身固不足恤誠恐老不知退汨喪廉隅上累哲鑒是為  
大罪唯有祈哀請命退伏田廬收之桑榆庶幾補過此  
臣之志而識者亦以此望於臣也拳拳之悃言不能殫  
伏望陛下體天從欲念臣無佗特降聖旨賜臣任便居  
住

又上乞歸田里劄子

臣伏自蒙恩解罷相位念念求歸無一月不伸控告去年八月十一日皆三上劄子乞骸骨歸田里聖恩挽留未賜俞允繼蒙宣召臣遂得面陳危迫之情恭奉玉旨令姑俟春和臣仰體隆眷退伏居第不敢更有敷述至今年二月復申前請懇切見於累劄又蒙賜對便殿臣不避煩瀆縷縷奏陳俯伏聽命期於必獲陛下惻然興憐委曲宣諭謂歸休則未可若任便居住春後徐議之臣躬聆聖訓所願雖未全獲然已荷戴殊私感極至於



流涕自是以來屈指計期以日為歲今臣進讀正說幸  
已徹章是敢重瀝血誠哀告君父體念臣曩者備員普  
安潛府親逢立建邸升儲宮繼遇龍飛躡躋台揆初無  
一得可以勒帝籍定國是奉身而退已荷保全洎蒙收召  
復秉政機衰病求歸理宜遐棄而賜第都城寵賚便蕃  
備極前代優老養賢之理臣竊思陛下所以顧遇臣者  
豈以道德足以聳時望聞見足以裨聖學乎徒緣簪履  
之遺凋零無幾不忍置之遠外是以眷眷不捨臣身非

木石之頑物豈昧乾坤之至仁正當朝夕左右陪侍燕  
閒終其生而後已然念臣行年七十有六來日無多抱  
病已久叨榮已甚不自止足常有愧心負愧養病終無  
安期一息不來便成隔世當是時使鄉黨親戚遙想游  
蒐起漏盡不休之歎在臣私分固不足卹儻陛下軫蓋  
惟之念惜不蚤遂其歸是因臣而動聖心則臣死有餘  
罪矣若容臣歸見故鄉少洗愧心訪求醫藥粗延晚景  
安知時節不能一來朝覲乎臣嘗誦孝經事君章見夫

子引詩人之言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乃知人臣愛君不以遐邇為間雖在萬里心常不忘而況臣之家鄉不遠畿甸可以時具寒暄之奏仰瀆聖聰是臣戀主之誠猶得效葵藿之傾心也臣萬萬之懇已具前後奏牘情已極矣辭已殫矣雖曲為引喻無以復加今茲祈哀必期從欲伏望陛下矜憫老臣情迫意切不渝前諾俾重陳以慰聖聰乞便於此奏特賜開可

### 第三劄子

臣聞進退合宜者人臣之大節保全人臣之大節者人主之至恩自昔人臣苟非貪榮固寵之人孰不欲雍容進退以全大節哉然委質而仕曰進曰退惟君上之所命而下不得專是故雖有其志而弗獲遂者多矣臣觀前史此類實繁未嘗不為之太息而深悼其不逢時也臣才德涼薄遭際聖明蒙被知憐夙無前比誠千載一時之幸今茲年齡頽暮爵祿滿盈不於此時歸伏田里

尚冒榮寵自取顛踣則臣進退之大節掃地矣豈不上  
累聖哲知人之鑒乎此臣所以忘其褻瀆之罪昧其斧  
鉞之誅投誠君父必覲得請而不能自己也伏望陛下  
曲徇由衷之懇特施從欲之仁檢會臣前後奏牘即賜  
俞音以遂愚志儻或保全晚節進退粗明使天下後世  
歆豔老臣之逢時則臣之榮耀匪獨一朝而陛下之至  
恩過於天地父母矣

辭免少師魯國公劄子

臣奮跡竒屯逢辰亨泰以碌碌州縣之材而兩持相柄  
以區區章句之學而三入經幃退身合返於鄉閭錫第  
仍居於京邑以陪清燕疊被優恩馳澤盈門賜書滿篋  
極一時之眷寵成萬古之光華凡厥所蒙皆踰始望深  
惟其故殆若宿緣遂令日月之所照臨咸仰風雲之契  
合捫心知感揣德奚堪茲力企於歸田迺轉蒙於進秩而  
况進陞大國加畀真腴豈惟焜燿於歸塗抑亦周旋其  
晚節人爵儻貪而不止天殃將及以難逃必欲保全誠

當遜避伏望陛下皇慈廣覆哲鑒昭垂念臣求去之真情實無僥覬察臣辭榮之初志蓋懼滿盈申救攸司追還成命內以安於微分外以彌於煩言

上太上皇帝再乞陞辭劄子

臣比蒙皇帝聖恩許遂歸田增秩錫地叨諭甚寵感戴實深已於今月初二日朝辭曾即具劄子乞詣德壽宮謝辭承提舉陳源傳奉聖旨雨濕免到宮兼蒙聖訓秋氣乍涼途中宜加調護臣已拜手稽首跪讀南鄉百拜

謝恩具劄子奏謝訖重念臣昔於紹興間備數學省充  
博士員蒙陛下於輪對之間一言上契宸衷亟遷館職  
祕書郎兩王府教授建王置府以司封郎官宗正少卿  
為直講升儲之後除起居郎太子右庶子暨至龍飛擢  
臣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參知政事迄至宰相推原所  
自實陛下權輿卵翼之賜是以食息不敢有忘恩德前  
年蒙收召入經筵居揆路旋罷機政賜第於都下亦陛  
下平昔眷寵之餘力銜佩銘刻罔知所措今臣去國有



日豈可不一拜龍庭叙其感遇語其遠離而行此心拳拳不忍遽捨譬如子孫將有遠適依戀尊親烏能自己儻蒙聖慈憫臣此心賜以彤墀盈尺之地使得拜舞仰瞻天表慰其暮日依歸之情則臣去處林下光榮極矣志願足矣

再辭免明堂大禮陪祠劄子

臣入陪帷幄久侍冕旒義則君臣情均父子昏定晨省所宜日至於寢門秋覲春朝詎可暫忘於魏闕而況合

宮大享溫詔詳延內循犬馬之私敢憚川塗之遠雖支  
離朽質難偕顯相之羣英然晚晚餘年猶覲清光之再  
覩已攬衣而即路忽伏枕以負薪儻更驅馳必將委頓  
是用控誠而懇免冀蒙俯鑒以矜從臣嘗歷攷彛章具  
存故實富弼亟辭而賜允杜衍遂請而輟行臣非敢輒  
企於前修徒以方嬰於末疾莫能勉彊倍劇凌兢伏望  
陛下洞察危衷曲回聰聽寬其逋慢假以便安伏田里  
以問醫苟存餘息教子孫而報國尚竭殘生

再上辭免劄子

臣昨備史官嘗窺國典在昔元豐三禩實裕陵親饗於  
合宮時則揆路舊臣有潞國入陪於顯相縉紳歎羨道  
路聳觀從容宣室之對揚光赫上林之宴衍至於貂璫  
飛輅宸章錫賡載之歌冠蓋擁途近弼序來朝之懿一  
時榮遇萬古美談臣仰測淵衷聿新盛舉將增光於載  
籍用追述於先猷其如禮當從宜人必思稱雖陛下推  
思念舊英斷有神祖之風然微臣輔政充員勲勞非彥

博之比既知弗類寧敢遽前矧筋骸疲苴之餘疾病頻  
仍而作就使既離於床枕豈堪久立於軒墀或跛倚以  
臨尚為不敬若隕越於下終必遺羞用瀝危悚祈回至  
鑒伏望陛下憫此再三之瀆出於尺寸之誠特降俞音  
許從卑願誓將調養小延假息之光陰儻未死亡尚有  
報恩之日月

又上乞致仕劄子

臣陳乞致仕再奉詔書賜臣不允伏讀訓諭恐懼徬徨

自容無地祈哀瀝血幾至無詞不敢循故事復上表以  
溷聖覽敬叙悃悞必冀矜從重念臣早以朴忠特蒙殊  
遇出入中外備極寵靈以師傅之官兼袞鉞之重歸榮  
里巷無職事之勞竊食祠庭有祿賜之厚若非外虞公  
議內追私誠必不可以自安則何為而決去既已累章  
有請朝野共知今日若復苟止則前日所陳皆成備禮  
將必謂臣徒以此探嘗聖意厭塞人言初無堅確之心  
則臣欺罔之罪不容自解免矣臣二十年舊相蒙被恩

紀非一日豈不知仰體陛下軫念不忘之眷亟承明詔  
誠以尸素之久自揆此生已無筋力可以報答厚施每  
俸錢廩粟入臣之門必慙愧惕息汗流浹背故思上印  
綬歸節鉞自處於寂寞而臣心得少安焉此之丹赤天  
實臨之非敢嘗試言之而僥倖詔旨之不允也伏望聖  
慈曲賜憫察早降處分許令致仕臣又慮陛下以臣嘗  
事潛藩不欲遽從所請伏見故相張士遜何執中皆藩  
邸舊僚見任輔相祖宗皆聽之致仕史冊登載臣主俱

榮況臣已奉祠累年身無事任比之士遜執中尤為易許意迫言切冒犯宸嚴退伏刑誅臣不敢避

辭免入謝都城外御筵及對御賜宴第二劄子

臣伏奉詔書以臣乞賜寢免入謝都城外御筵及見畢賜御宴事其見畢對御賜筵所請宜不允餘依臣已於江津恭拜詔旨感戴之餘至於寘涕惟是義難安受不免罄輸誠悃必覬矜從伏以臣今來入謝竊窺聖意以其舊嘗承乏揆路今又冒處三公所以一切檢用元豐

間文彥博入謝故事以示眷獎故所辭兩事止免郊勞  
御筵而見日賜宴未蒙俞允臣亦不敢更以人材名德  
去彥博絕遠疊疊冒聞姑撫事體言之彥博乃仁宗朝  
首相定策尊立英宗至神宗龍飛亦居翊戴之地而臣  
在紹興之末始備從官遭際聖時躡升近弼雖年運而  
往號為舊臣然資望比之彥博霄壤不同髮膚之外皆  
陛下所賜若偃然遂彥博自處人其謂何欲以望聖慈  
察臣出於肺肝誠切之懇非有偽飾特降處分并免見



日賜宴庶幾議者謂臣雖衰老昏瞶尚有識知而朝廷亦不失等差輕重之體則陛下所以幸臣者至矣

貼黃臣復被而來跼伏江滸亦既數日咫尺魏闕深切望雲就日之心亟欲一覲清光奏叙謝成而歸止緣今來恩禮太過義所難安是以趑趄不敢遽然輒復冒犯刑誅伸此情素若陛下未賜寢免則臣死不敢往伏乞聖鑒哀憐而許之

第三劄子

臣準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入謝見畢賜對御賜宴事  
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恭拜聖訓感  
劇涕零誠以事弗類實難安是用再瀝血懇仰干天聽  
臣聞古者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蓋以名分  
之當正也今此賜宴若因入謝是引元豐故事臣一介  
么麼自知甚白揆材度德豈敢儼前修若使覲然承命  
茲榮也適所以為媿兼陛下今日以此遇臣他日或有  
有功見知之臣則將何以待之臣是以寧受斧鉞之誅

不敢當此盛禮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檢會臣前奏亟賜  
寢免若眷意有加不容但已即乞易為內宴臣嘗屢侍  
清光所不敢辭庶幾名正言順使臣無貽譏於識者不  
勝區區之願臣見俯伏江干以俟允命

鄭峯真隱漫錄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鄭峯真隱漫錄卷三十一

宋 史浩 撰

劄子

再乞朝辭劄子

臣比具奉乞取今月十三日朝辭伏准閣門關奉御筆批此月下旬擇日朝辭臣仰體隆眷曷勝榮感臣區區懇激之誠輒敢再瀆天聽臣伏見元豐七年文彥博故

事以二月五日入謝三月二日出京首尾曾不及月神  
祖固欲極眷留之意彥博亦豈忘戀闕之心稍涉淹留  
在彥博且猶不敢臣之庸短比於彥博無能為役俯伏  
私第朝夕不遑臣以前月二十三日入門所以欲取十  
三日朝辭者正恐踰月今來既蒙聖訓臣不敢有違謹  
取此月二十三日朝辭歸鄉庶幾入謝光榮始終全備  
宣引乞服巾褐劄子

臣今月四日伏蒙聖恩宣引奏事十五日又蒙內殿引

對獲侍燕閒臣竊緣近例當服紫衫紫衫本戎服昨者  
軍興仕途服之因循至今臣已蒙恩致仕歸老林下若  
猶戎服竊有未安伏見祖宗朝山林之士有以巾褐見  
者儻蒙聖慈特依此例除正衙朝辭借用朝服外其他  
應合服紫衫處許臣以幅巾褐衣進望清光以示山林  
退老之人不敢與在仕者比庶幾稍合舊典

辭免朝辭畢令宰執宴餞劄子

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史某朝辭畢可令三省樞密

院官宴餞仰有司疾速排辦施行臣聞命戰慄無地自容伏緣臣自遭逢興運蒙被異恩侍秘殿之清閒霑御樽之餘瀝前後蓋非一矣何嘗敢有辭避惟今日宴餞之禮實稽元豐故事正係國體臣之辭受陛下之從否皆當書之史冊為萬世法且陛下以神祖待三朝舊弼之舉待臣特出於優老念舊之厚意固為盛臣力辭得請則臣主俱榮若不自揆度遂安處此禮則是惟知貪冒無復廉隅為有識者之所指誚豈不仰負陛下恩遇

而深累國體乎是以臣寧得罪譴而不敢當此盛禮也  
況上件恩禮實與郊勞對御賜宴事體一同伏望聖慈  
特賜寢免庶竟終始矜從之恩

謝賜詔書御劄令赴慶壽立班劄子

臣承明州遞到御前金字牌子皮筒御封文字壹角內  
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已降指揮元日行慶壽禮可令太  
保史某少傅陳俊卿並赴闕赴立班令學士院降詔  
仍仰明州興化軍疾速以禮津發且已起程日時聞奏



及降到詔書可發來赴闕立班并蒙賜臣御劄令勿牢  
辭用副延佇臣聞命震驚措躬無所伏念臣昨在外任  
即荷內除出學省而侍潛藩自庶官而參法從續膺嗣  
聖光榮之寵悉由太上權輿之恩今者慶典之行亘古  
難得雖無召命亦合請行而况恭奉詔音猥蒙親劄若  
非曲軫蓋惟之念其誰得此綸綍之頒靖言僥踰皆出  
記錄在臣至陋何德以堪亟欲首途寧容俟駕臣偶緣  
病體尚此畏風須調養筋骸方可支吾鞍馬即當趨闕

以伺立班

辭免入覲都城外御筵及對御賜宴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某入覲可都城外賜御筵及見畢對御賜宴令有司疾速排辦施行臣恭以尊號太上皇帝丕擁壽祺誕受徽冊先華聖旦騷動萬方臣是以支扶衰憊晨夕奔走冀伸臣子望雲就日之誠今尚未得抃舞稽首稱慶於德壽筵中乃遽蒙上恩錫以宴勞譬如子孫自遠歸為親壽未稱一觴反屈祖父之

尊先加犒勞雖曰出自慈愛子孫何以自安伏望聖慈  
察臣震悚之心並行寢罷

辭免太傅劄子

臣竊以三公之官古不必備若容序進實素舊章兼考  
本朝如張士遜曾公亮等還政之後未嘗遷改至於富  
弼文彥博緣社稷大勲特加異寵受之為有名與臣今  
來事體灼然不類非止私心之震慄亦虞公論之沸騰  
若或聖慈以慶壽大典不可獨遺則所有加食邑實封

恩命臣更不敢辭避速賜貼麻俾仍舊秩庶安徽分

辭免賜玉帶劄子

竊以玉帶之賜自唐以來以寵元勳伏見陛下龍飛御極距今二十餘年雖際會內禪有翊戴之勞如陳康伯三十年舊相如張浚未嘗有此賜臣遭遇雖久畧無尺寸可紀又已退休不識何功敢當殊獎

再辭免服繫玉帶劄子

臣比具劄子辭免賜臣玉帶令服繫事伏奉詔書不允

臣迫於威命謹以祗受臣竊考自祖宗以來臣下固有受此賜者如王旦王安石王珪李綱等即寶藏於家退未有敢加之朝服以就班列者蓋佩服彛章著在甲令若貪求殊遇以駭具瞻雖旦等名臣猶所不敢而況如臣者乎惟徽宗太上朝有特許服以造朝之旨若非當軸重臣則必立功大將識者猶議其不能力辭臣蒲柳已衰年齡寢迫再當柄任績用弗昭已遂退休何名當此欲望矜察特降處分許臣以故事珍藏什襲傳示子

孫旦夕止朝服金帶庶安徽分以道重誅

論餘姚廢罷湖田上紹興太守劄子

昨准使帖委往本縣余支汝仇兩湖廢罷盜種田事承  
准後某竊詳侵種之弊本緣湖邊居人沿堤種植茭荷  
歲久根株堙塞漸至淺淀增培築埝始成畦隴畦隴一  
成遂敢占據蓋非一日之積鄉鄰左右聞見習熟恬不  
知怪雖官司嚴立法禁深山窮谷豈免侵越欲行廢罷  
若不毀掘畦隴絕其占據之心竊恐湖外殖利爭競永

不息絕湖內居人盜種永不悛革若官司興夫毀掘則  
兩湖之田千頃所用工力不可數計以某鄙見欲且令  
種一年官以頃畝收受花利於近湖別置倉教委官收  
納官司不得指用卻候今冬農隙以所收米斛募民為  
夫將其畦隴鑿而為深池積而為島嶼庶幾爭訟永絕  
湖下諸鄉苦旱之田悉成膏腴公私實為兩便更乞詳  
酌

衢州取沈堯夫卷子申監試官狀

附

契勘本房考到合格詩賦卷子係疆字號文理實是優

長却於策卷內有蚘字檢准紹興文書令諸犯聖祖名

廟諱舊諱御名改避外餘字

謂式所有者

有他音

謂如角微之類

及

經傳子史有兩音者許通用某竊詳蚘字止有上聲十

六軫字韻內收係以忍切

下注云亦作蚘

所有上項式內止有

蚘字即不曾該載蚘字是不係式內餘字分明若作犯

諱暗行黥落切恐有負朝廷取士之意某已看詳得上

件卷子自係上聲既不係式內字又於去聲羊晉切韻



內無正蚓字顯是止諱去聲蝻字設若卷內正寫蝻字  
亦有兩音依得條式許行通用即不為犯諱况上件試  
卷只寫蚯蚓之蚓自不相干某已行考上上件卷子竊  
慮同考試官各有疑誤謹此供申將來如蒙上司點對  
委係犯諱所有考官罪名某乞身坐不敢以累衆人庶  
幾不為身謀仰副朝廷取士之意

辭兩王府教授上宰執劄子

某竊惟策府盡處儒宗雖為大用以收儲不在一遷而

輕重誠恐積薪之歎發自旁觀故須僂指以陳覲茲洞  
鑒且以文章典雅進止雍容則有秘書丞虞允文詞氣  
森嚴學術淹貫則有校書郎洪邁吐詞溫潤遇事詳明  
則有校書郎王淮文學深淳氣節直亮則有校書郎任  
質言操履端方辭華絢采則有正字林之奇詩文清古  
議論高明則有正字劉望之辭藻英華學問該洽則有  
正字王端朝此其一善佗實兼人某揆已不如於心有  
歉若謂請從隗始豈不愧在廬前伏望鈞慈特賜敷奏

選差一員充代

論邊臣招誘流民叛郡事上宰執劄子

某竊見朝廷比以敵人消息不常議欲於淮南以屯田為名稍存兵伍為固守之計蓋知淮南為我喉襟不可不守也間者敵人敗盟聖意赫然發憤遣兵渡江又以劉琦節制之前日之所欲一旦得騁矣是宜專意葺藩籬固扃鐃使敵望而知我國有人不敢加兵可也奈何守邊之臣無深謀遠慮乃招納流民領略叛郡捨已田

而芸人之田使數聞之必發一笑夫流民叛郡誠我舊  
物使吾藩籬葺局鏑固蓄士卒之銳氣積塞下之軍儲  
然後長驅中原皆吾人也又何規規然必欲其先歸我  
耶昔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  
虢晉侯弗許荀息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已而得虢  
而虞之名馬寶玉卒復歸晉今數人以淮北之民淮北  
之郡為其名馬寶玉而邊臣由之不知此為深可慮也  
何者淮北之民襁負而來是皆失所無告之徒招納之

際尚當度力力有弗支不如弗納不得已而納之固非  
邊臣之罪也至於拔城而來苟無嚮道者為之先容豈  
不自疑其不疑而至必有許之來者矣不可不察也淮  
北之郡蜂屯蟻聚所在響應既已叛彼思有所恃必當  
納款直不應受之受之則皆為我臣一有潰散奔軍之  
衆必源源而來拒之則我藩籬扃鐫未固其將何辭以  
拒受之則詭譎難保徒為蠶食又況敵人之所欲者吾  
土地也使敵賴盟則已苟不賴盟南嚮而與我爭流民

叛將能保其人人忠義為我拒敵乎儻或不然一有變則是不戰而先下我淮南之地甚非朝廷保淮之本意也想惟廟謨雄算必自有處區區鄙見欲望鈞慈更加周慮密奏聖聰明敕邊臣毋納流民毋卹叛郡專固吾圉以求自治城郭之未築者築之要害之未屯者屯之某處可以聚糧則立庾廩某處可以屯田則備牛犁敵若寇或逆擊於前或橫截於後或衝突於中凡所以禦外侮者皆當預為之思苟不知自守徇虛聲招實禍見

小利失大體是皆佻功掠美不卹國家之計者也當易置之精求長慮遠見如漢趙充國輩用之則不失朝廷保淮之本意而中原之恢復有期矣某一介書生暗於機務姑以管窺惟鈞度宏廓不以為罪

請移蹕上宰相劄子

某恭聞主上發自宸斷決策親征此實宗社生靈萬世之福而某區區管見請因此行就為移蹕建康之計夫親征之與移蹕其名似不相遠而其實較然今自其實

而言之此行有未便者二若因而移蹕其便有四何謂  
二未便今大駕之行有旨務為簡儉所將之兵必不能  
多前途諸將或有更役何以濟師一未便也將卒在西  
南老小盡留行在其能安意禦敵無內顧者正以主上  
在此重護其家也彼聞駕興將各思念其家恐無固志  
二未便也何謂四便自古帝王暫駐東南必宅建康形  
勝之地為其左望閩蜀右接三吳可以南可以北也今  
錢塘雖盛若移建康則四方綱運輻湊無壅悉免堰閘



之一便也主上若下移蹕之詔就委建康速治營寨以  
安存諸軍老小之願從駕者西南之師不唯喜朝廷不  
忘其家亦仰知主上決意進取恃此以破彊敵氣當百  
倍二便也護聖等軍帶甲十萬今留錢塘坐食無用若  
移建康長江鉅險因得扞禦三便也敵治舟師於山東  
以吾行都背負滄海欲有窺伺也今若依建康龍蟠虎  
踞之勢可以陰伐其謀稍分防海之舟以防江四便也  
夫轉二不便為四便人情皆知其甚利徒以務因循則

可以苟安謀久遠則不無小擾是以徬徨顧視不敢發言今利害既形機會已至不容緘默望賜敷奏速為此計實亦宗社生靈萬世之福至於宗廟未嘗遣官祭祀官舍未備隨宜棲止俟有成功或歸梁汴或卜長安重議定都即行遷造尚未晚也想惟廟謨深密自有定算狂瞽之言輒此溷瀆退就誅斥實不敢辭

論建王不可將兵上宰相劄子

某竊聞外議以謂廟堂欲請以建王督師某實深憂惑

竊謂國家用兵外有將帥以統軍政內有宰輔以主密謀諸將不用命則宰相樞密得以督之前日遣元樞曾未見效今又遣建王冠蓋相望州縣疲於應辦自為紛紛誠無益於成敗緩急之際徒使將帥疑曰主上既付我以閫外吾未嘗不用命何為使元樞行耶元樞又疑曰主上既委我以視師吾未嘗誤事何為使建王行耶且建王生深宮中仁孝聰明出於天性當日在上左右以供子職今乃一旦使之督兵平居未嘗與諸將相接

非若元樞比也若以謂元樞不能辦此則建王又安能辦此耶若止令持犒賞之物以徧賜諸將此特一中貴人職爾又何必建王也如此則建王決不可行無疑矣或者又曰主上親征可使建王居守此尤不可儻若君父蒙犯霜路冒涉道途而為人子者乃偃然寧處揆之人情豈所謂安夫君臣父子之道上所以化天下者在此今若果如議者之言是一舉而此義俱失相公於此可無一言以救之乎或者又曰此乃府官之言非天下

之公議竊謂為此言者非謀深慮遠之士夫使人子跬步離君父之側當此多故之時事變之來有不可不防者儻不先杜其萌寧無後悔論至於此則知某等非一時之私言實宗社萬世之至計欲望鈞慈速賜敷奏使建王處則宿衛出則扈從其於動靜之間深合古義

乞建王入宿衛上宰相劄子

某等待罪寺監省部兼職建王府講讀教授平時無所裨補今者國家多事聖上焦勞虔輸愚慮以輔子道之

未至某等之職也恭聞車駕指日親征建王及其長子  
目今便合宿衛以俟駕興日扈從所有建王以次二子  
及一女一婦並當入侍中宮將來如有起發並合隨從  
前去庶幾事親之道動靜並合大義

辭馬上建王劄子

某昨以從駕征戎輒欲就府借馬乃蒙王旨特有寵頒  
雖荷眷以彌深然揆情則未允蓋以聖人君子之立論  
宜惟名實之求矧夫學士大夫之處躬莫先義利之辨

有名可受雖千駟夫復何嫌於義未安則一介亦不當  
取惟明此理乃可稱賢今若因假而予之則是以要而  
得也在王為惠於某何顏敢貢鄙詞請回駿駟勿謂一  
馬至細不必防微儻令每事如斯何以訓後寧使徒行  
於萬里難承厚意於一時仰冀王慈復留府廨

論吳璘攻取上宰相劄子

某嘗謂用將禦敵之方如使奕秋誨二人奕方二人對  
局攻衝侵取唯恐其後至於審一局之大勢使不至於

大勝負者奕秋也今廟堂為天下之奕秋而諸將對局  
悉由指誨不可不審也且如吳璘良將也五路今得其  
三不為無功若以大勢觀之則亦有說何者自南渡以  
來蜀之所以堅全不破者以有險可恃也今兵漸出三  
路萬一敵勢竒道橫截要害使吾退不能保險雖有智  
巧何所用之此當密以指諭使之警悟無陷敵人之計  
可也又況德順之捷乃其自去且昔之嬰城而守今之  
委地而去未必無謀豈非知吾淮南荆襄藩籬未固欲



併兵必從事乎又豈非知吾兩蜀不可以力攻而欲以計破乎夫謀在淮南荆襄是有意於潰我腹心也腹心潰則邊角何能為謀在兩蜀是有意於孤我邊角也邊角孤則腹心何所恃此在廟堂為之奕秋審其大勢急其所急緩其所緩以指誨之可也伏望鈞慈更賜詳議施行

答宣撫張丞相議攻取劄子

蒙喻二將之出謹當奏知如聖上從諫如流必不憚改

可慶可慶但未知二將能不負丞相之薦否耳

使者之回所聞吉語無不欣快以某鄙見似未為然此恐叢有他意懼吾不誠以此搖撼卜吾和意之堅否未可知也若謂遣人質其是非此尤不可蓋彼既有心為間諜必順吾之言因而答曰實有此意則吾必與之兵兵一入其境勢必分分之然後求釁於我而為南侵之計不惟無辭以解且復無兵以拒當是時將何如耶機會不可失之說此皆不任責之人傳會人主欲求官

職者之所為也在丞相須當審處勿墮數計使吾之勢如泰山之鎮不可輕搖乃天下所望於門下也

遣使之議今聞欲遣人先關報彼界得其回書方行此乃淺謀非至計也前此使者未嘗不如此關報彼自遣使相逐一到燕山臨時變詐何傷於彼耶以某鄙見切不可先問只逕令使者行國書不須有所激求但盛推尊其功德而以弟姪之禮事之彼固無從求釁之心發亦不亟不從則是與之絕絕則無說矣

凡間探者歸告之詞皆無足憑使誠有之僥倖之福何  
可遽受但願君臣一心內修外攘葺理成效享之必安  
譬如中人之家無故而得百萬之貲雖至愚之人亦必  
逡巡而不敢受天將予之何獨今日他日再至受之必  
安若無謙遜之心直有披襟之意得之未必不為禍也  
以丞相之厚德雅量而欲成此僥倖不可必之舉乎只  
恐傳聞之謬某意丞相必不輕信復僭越者誠以國家  
大計所在不敢不深慮

兩塢如成亦國家之福丞相之功亦不細矣須告悉師  
臣令擇吉日視地勢順便為經久安居之計可也東西  
關事甚善告丞相勉之惟自家藩籬固則外可以拒敵  
出門而戰退而堅守若蛟龍之在淵庶幾無失此丞相  
所深知某不縷縷

鄮峯真隱漫錄卷三十一